困局如潮，精神为舟

 －读《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》有感

柳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中心科员 黄媛君

物质浪潮翻涌的今日，人们常困于琳琅满目的诱惑，将精神矮化为物质的附庸。然而，真正的生命价值，从不在于身外之物的堆砌，而在于心灵对困境的超越。困局如潮，昼夜不息，但总有人以精神为舟，在物质的惊涛中破浪前行。从孤岛上的坚守，到钢筋水泥中的匠心，再到风沙侵蚀下的执着，无数人以行动诠释：精神的自由，始于对物质枷锁的挣脱，成于与困苦的角力。

孤岛为锚：潮涌中的精神定力

当消费主义鼓吹“占有即幸福”，世人困于“拥有什么”，王继才夫妇却用“坚守什么”给出了答案。三十二载春秋，他们以无淡水、无电力的开山岛为家，未添华服，未置广厦，却以“国土重于泰山”的信念，筑起精神的高墙。海风蚀骨，孤寂噬心，但一盏煤油灯、一本潮汐日志，成了他们对抗物质荒芜的武器。苏轼曾言：“古之立大事者，不惟有超世之才，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。”他们的坚守，恰似暗夜中的灯塔——物质的匮乏如潮水退去，留下的正是精神铸就的礁石，任凭风浪侵蚀，岿然不动。

反观当下，许多人将自由等同于物质的丰裕，却在追逐中迷失本心。王继才夫妇的孤岛岁月，恰如一记警钟：真正的自由，是精神在荒芜中开辟绿洲的定力。

匠心为楫：破浪者的钢铁之志

当“楼脆脆”“桥塌塌”的新闻刺痛人心，范玉恕却将卷尺与良心并列为工具。“楼塌了能再盖，良心塌了怎么补？”这句诘问背后，是他扎根工地四十载的执拗。面对偷工减料的行业潜规则，他严词拒绝；面对“赚快钱”的浮躁风气，他以“尽精微”的苛求筑起精神堤坝。

他手执卷尺，丈量的不仅是砖缝的毫厘之差，更是良心与物欲的鸿沟。在天津某保障房项目中，他因坚持增加钢筋密度与施工方僵持数月，最终以数据说服众人。若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，他的作品必是黄钟大吕——因其精神纯度，足以震碎物质的锈蚀。“君子慎独，不欺暗室。”范玉恕的“固执”，正是对“精神不役于物”的践行：当世人追逐效率与利益时，他选择以精神的纯粹，对抗时代的浮沫。

苦舟作渡：暗夜里的心光导航

当风华正茂相逢心之归处，百年的人生与千年的时光深情对望，从未名湖到莫高窟，一腔爱，一洞画，一场文化苦旅，从青春到白发。择一事，终一生，唯有热爱，可抵岁月漫长。在敦煌莫高窟，樊锦诗以一生光阴作舟，载着文明的重量逆流而行。面对漏雨的洞窟、肆虐的风沙，以及“守着破庙能有什么前途”的质疑。她选择将青春锚定于此，一守便是五十余载。为延缓壁画消亡，她带头建立数字敦煌档案，在戈壁滩上架起扫描仪，一帧帧录入千年色彩；为对抗资金短缺，她四处奔走，甚至自掏腰包垫付研究经费。有人问她为何不离开，她答：“敦煌的苦，是历史交给我的灯油——苦难越深，越要把文明的灯芯挑亮。”

风沙磨蚀了壁画，却磨不灭她“补天”的执念。面对商业开发的诱惑，她严词拒绝：“洞窟不是摇钱树，历史的魂魄不能丢。”樊锦诗的坚守，正是以黄沙为纸、以心血为墨，在物质的脆弱中书写精神的永恒。那些与风沙较量的日夜，那些与时间赛跑的数字化工程，终将凝成一座精神的灯塔——物质的潮水终会退去，唯文明的心光永驻苍穹。

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”困境永恒，但精神的力量亦永恒。苦难从不是目的，而是淬炼精神的熔炉。王继才埋骨孤岛，范玉恕病躯为证，樊锦诗半生别家……这些伤痕并非悲情的注脚，而是精神在与物质角力时留下的刻度。正如庄子所言：“真者，精诚之至也。”他们的坚持，是暗夜中的长明灯——物质的贫瘠愈甚，心光愈显灼灼。

那些与困难斗争的岁月，终将凝成历史的琥珀；那些为理想献身的灵魂，终将化作星辰照亮长夜。当孤岛不困于荒芜、匠心不溺于浮华、苦舟不惧于暗夜，精神挣脱物质的枷锁，人性的光辉便能穿透时代的阴霾。愿你我皆能如他们一般，以精神为舟，以信念为舵，在物质的洪流中破浪前行——因为心光所至，山海皆平。